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毕诗春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163.com



远观五国头城。

萧萧风雨 五国城

□于博



五国头城牌匾。



坐井观天遗址。

坐落于依兰县的五国城，史称五国头城，是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北宋徽钦二帝在此囚禁，依兰也有了“伏龙之地”的雅号。

沿着依兰县城通江路，向北行走1千多米，在一处茂密苍翠的林木之中，有一块白石碑，上书“五国城遗址”。从此碑西移数步，便是五国头城景区，雕梁画栋，蔚为壮观。森然高耸的城墙上飘扬着各式金国部落旗帜，墙体上刻着九个大型浮雕，记录徽钦二帝在此关押的故事，城门上方的“五国头城”四个大字格外醒目。

五国头城是公元10世纪，女真人建立的五大部落之一。随着岁月流逝，五国头城遗址仅存几道残缺的城墙。2003年，依兰县政府投资兴建五国头城景区，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五国头城景区建筑风格注重再现历史真实性，同时兼顾现代旅游的时尚性，让北国依兰小城锦上添花。



坐井观天遗址内雕塑。

五国头城景区呈矩形，四周古城墙高三米，厚重威严，四角设有角楼，城门为古式牌楼，斗拱飞檐，雄浑典雅，古朴恢宏。从城门进入，仿佛跨入时空隧道，倏忽间一脚踏进千年前，与宋朝相拥。走进院落，最先迎接我们的是“坐井观天遗址”牌坊，高高耸立。牌坊后面是一尊石塑雕像，塑造着徽钦二帝。宋徽宗坐着，宋钦宗站在他的身后，父子二人面色凝重，双目向南遥望。他们在苦苦等待王师北定中原，但日复一日，只见悠悠，风飒飒，雁南飞，月徘徊。在苦苦等待和遥望的岁月里，五国城发生了许多令人唏嘘和慨叹的故事。

据依兰县志记载，公元1130年7月15日，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国拘押在五国头城，最先关押在地窖子里。地窖子是北方民族最古老的居住方式之一，即在朝阳山坡，向下挖土为窖，上面披上树皮、山草为盖，向南开门，室内搭有土炕。大门一关，徽钦二帝如同在井里一般。因此，民间流传徽钦二帝在五国城“坐井观天”。直到现在，仍有游客在五国城寻找关押徽钦二帝的“井”。这个“井”坐落在景区的东北角。两个并排而立的地窖子，深深地陷进地里，地面上只露出草披的房盖。后来，徽钦二帝分别被金国皇帝封为昏德公和重昏侯，也从地窖子住到了地上的四合院里，也就是“昏德公赵府”。景区在正北方建造了昏德公和重昏侯府第，青砖银瓦，斗拱飞檐，颇为气派。屋内设有火炕和书桌，极具文学天赋的宋徽宗每日种菜，闲暇时泼墨吟诗，竟写下一千余首诗作。

1133年，宋徽宗第十五子沂王赵燾与驸马都尉刘彦为为了苟且偷生，希望以立大功来换取自由，串通一气，竟然诬告宋徽宗“太上谋反金国”，最后经过金国特使调查，证明此事为子虚乌有。宋徽宗经此一劫，愈发心灰意冷，也更加履薄冰，遂将这一千余首诗作之一炬，仅存下来十余首。流传最广的是《在北题壁》：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从中可见其悲惨处境和孤独绝望的心情。

随徽钦二帝“北狩”直至关押在五国城的上至北宋皇族，下至宫女役匠，个个命运悲惨，只有少数人回到南宋。宋高宗生母韦妃为其一。景区东部建有“韦妃南归亭”。

景区广场东侧显著的建筑还有胡里改路万户府，对胡里改路沿革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胡里改路治所在依兰，是金国东北重镇，金代东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管辖范围广阔，交通发达，辖区人口达3万余人，在那个时代的边远地区，人口数量可谓“众多”了。胡里改路因胡里改江而得名，胡里改江即今天的牡丹江。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风物

行游萧红故居

□文/摄 贤哲



萧红故居正门。

近日一个午后，来到位于哈尔滨市呼兰区的萧红故居，就是林立的高楼间的一座青砖青瓦院落。当车子戛然而止，写着烫金行书的“萧红故居”几个字的匾额，就从那座院落的门楣上跃入眼帘。

向工作人员出示了身份证，便深入参观。从右侧耳门进入院子，蓝天白云，正房前萧红的汉白玉雕像十分醒目。秋高气爽，花仍然艳丽依然绿枝头，硕果正通红，《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成名的萧红，坐在她家的院子中央，一手托腮一手抚卷，目视远方，似读书似思索又似有些难掩的忧郁。

张家的这个院子是青砖、青瓦、土木构造，始建于1908年，大门南开，分东西两个院落，8间东院为萧红家自用，西院22间出租。东院房后有自个大菜园，即萧红在小说里所说的后花园。东院五间正房的东面大山上，镶嵌的薄风板上浮雕的云子卷花卉和盘肠图案。舵关上刻有“吉祥如意”。建筑外观呈现古朴典雅的深红色调。萧红出生和她父母居住的是屋内东面两间，摆着萧红用过的小饭桌、梳妆台、躺箱、茶桌等。其规模局势在当时的呼兰是很体面的，可在浓烈的现代化氛围中，却显得黑黢黢且矮小得很难看。可见，因时代的不断进步，眼前看着再好的东西，也有落伍的时候。此刻还是温暖的天气，一旦进到每间屋子里，顿时觉得阴暗而潮乎乎的。仿佛幼年萧红那些缺少爱的日子的阴影还没散去。我和熟读过萧红文字的所有读者一样知道，这里的确是家，还是一个大户人家，只是，这个家无法将一个萧红容纳；这个家里有父母，却没有一只温热的手掌爱抚过可怜的萧红。萧红偌大的家里不少亲人，而对她不吝喜爱的也只有有一个衰老的祖父。有爱的家才是家，祖父死了，萧红便没了家。

我在叹息中，凝目故居五间正房的堂屋门口张廷举写于1947年春节的一副对联“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歿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的时候，却又觉得萧红的父亲也是爱她的，说只有祖父一个人爱她的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如果说父间有裂痕，应该是新旧观念的对峙和冲突吧。用今天的话说，萧红天生是一个前卫新潮的女人，作为旧制度下绅士的张父，当然看不惯她的新思想和“大逆不道”的行为。任何时代，两代人之间都会有代沟，所以，沟通以及沟通的方式方法就显得尤其重要。

萧红以反映中国北方民俗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驰名中外文坛，从故居中一步步走过，我是想再体验一次萧红的成长环境和生活轨迹，也重新领略30年代北方人民生活图景。

不管是上锁的屋子还是在什么地方，总可以印证萧红还是没有被人遗忘，她虽只活了31岁，却将她永远的31岁永远地留在后人的脑海中，这应该是真正意义的生。

弯腰低头，透过落满灰尘的门，我窥探东屋后面的贮藏室，它像萧红描述的那样黑洞洞的，且仍锁着门，阴森感油然而生，不知当年幼小的萧红为排解难耐的寂寞孤独，是怎样大着胆子摸进去探宝的。人说三岁看老，单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萧红有别

于常人的勇敢开拓进取精神，也就不难理解她冲破封建阻隔闯荡在外的举动。

走进正房后那个在《呼兰河传》中被萧红称为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后花园，虽已深秋，但眼前的情景几乎就是萧红描述的样子：“那些植物和蔬菜，都侍弄得很好，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伫立观赏，思绪在时空隧道穿梭，让我仿佛看到当年萧红在园子里跟在祖父后面摘花捉蝶儿的样子，竟觉得听到了萧红稚气的声音。我知道，是这里给了萧红祖父的亲爱，给了萧红幼年的快乐，更给了后来萧红创作提供了无限灵感。

站在正房前面的三间东厢房里，幽幽地，仿佛感觉到了那个爱偷东西，爱寻死觅活上吊跳井，骂惯“兔羔子”的有二伯的音容仍在；正房后面空荡荡的磨房里，爱拉胡琴、唱唱本、拉风琴，忙时整夜打梆子看驴拉磨、白天卖粘糕的冯歪嘴子没在，他是又出去卖粘糕了吗？院子外面不时传来的吆喝声里，是不是夹杂着那的叫卖声呢？凹陷的磨道上，没有蒙着眼睛、瘸了一条腿的驴子；厨房里经常提筐子到后园摘茄子、辣椒、西红柿的王老厨子，被不断的游人吓得早就像香烟一样在人间蒸发了。

到此，我已实地摘读一遍《呼兰河传》，等于又一次实地体验感受一回《呼兰河传》，使我更体会到生活的确是创作的源泉。一个写手乃至作家，再善于联想，若离开真实生活的基础，也只能造出没有真实感的空中楼阁。萧红的这个代表作就是她用质朴生动的笔触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旧中国农村的原生态。

经过一小时，完成了边走边看，回眸那烫金的“萧红故居”四个字，我忍不住又在心底默默地祝福：萧红和萧红故居，愿你们永远不被时间蒙尘。



后花园中祖父与童年萧红的雕塑。



萧红雕像。



请关注龙头新闻70
文旅频道·妙赏专栏



五国头城门楼正面。